



爱国情 奋斗者

大治河：中国之治，大河见证

本报记者杨金志、何欣荣、杨有宗

2019年8月，备受瞩目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其中写道：“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区。”大治河，一个韵味深长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

打开上海市全域地图可以发现，黄浦江上游有一个九十度的大拐弯，自西向东的大治河、自北向南的金汇港自此引出，分别通海。因为两条运河的存在，水道从一个直角变成了一个“十”字；也因为这两条运河的存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两面临河、两面临海，有了天然的地理界线。

开挖于1977年的大治河，是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40多年来，它在航运、灌溉、防洪排涝、垃圾转运、城市美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立后，大治河迎来了又一次新生，前景令人无限遐想。

忆当年，千辛万苦引来幸福泉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与此同时，各种水害也时时侵扰着上海。

原上海市水利局副局长宁祥葆曾参与当年大治河选址规划，他说，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游，上有洪水威胁，下有风暴潮威胁，缺少完善的排水河道，并由此带来土壤水分过大，土壤渍涝严重等问题。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上海市做出重要决策：在黄浦江上游开挖运河。当年12月，隆冬时节，东海之滨的南汇、闵行、奉贤等上海郊区却呈现出热气腾腾、气吞山河的景象。上海的“大运河”开工了！

现大治河西闸站长夏建明是本地人，当年只有十几岁的他也参与了工程的建设。“那时条件艰苦，缺少大型机械，基本就是挖肩挑加小拖拉机。”十多万民工奋战河场，装运泥土的数千台拖拉机机器轰鸣，河两岸上万个简易工棚绵延数十里。

“可以说是全民总动员！”原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汪松年回忆说，据统计，当时上海市各机关先后组织8000多人次参加义务劳动，解放军驻沪部队官兵2000多人次支援开河。

“宁吃千辛苦，引来幸福泉。”经过两冬一春的奋战，1979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壮丽宽阔的运河也基本大功告成。自北向南较短的那条河，根据当地地名命名为金汇港；自西向东较长的那条河，则被命名为“大治河”。

为什么取名“大治河”？因为自古以来，治国必治水。而在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期盼着国家大治，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治河，是上海有史以来人工开挖规模最大的河道。据统计，河道开挖土方量合计约1亿立方米。大治河西段西起黄浦江闵行段，东迄浦东新区航头镇，长约7公里，全部实地开挖；中段和东段全部在今浦东新区，长约35公里，利用原有老河二灶港、四灶港、新开港、六灶港加以拓宽加深，抵达东海。宁祥葆说，大治河的选址非常科学，它位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正中央，兼顾南北两岸；充分利用既有小河道，减少了工程开挖量。

随着大治河竣工，上海的治水形势彻底扭转。原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工程师虞中锐说：“大治河与金汇港，将黄浦江水道从一个‘直角形’变为‘十字形’，极大地提升了排水效率和能力。”

原上海市水利局副局长史有德则用“纲举目张”来评价这项工程：“上部宽100米，河底宽60米，这条人工运河是按照骨干河道的标准建设，有了它，纲举目张，原有的小河道就能形成网络。”

大治河主体工程于1979年竣工后，东闸外通海河道当时暂未开通。1992年到1993年，时任南汇县县长的汪松年主持了大治河东闸修复工程，同时开挖外河道。自此，大治河自黄浦江至长江口东海全线贯通。

“既能引水，更能排水。”在史有德看来，大治河工程的开挖及完善，实现畅通河网、改善土壤、防盐治渍等多个目的。“大治河竣工后效益显著，引排水和容蓄量扩大，调控自如，水源



▲一艘载有集装箱的垃圾船正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南公路桥下驶过。（9月25日摄）（王翔摄）

充沛，南汇大部和奉贤东部20多个乡镇受益，保证了淡水水源，同时又增加了一条五级航道，可通航300吨级船舶，对振兴、发展浦东南汇地区和奉贤东部地区的经济发挥巨大作用。”

40年，大治河见证时代变迁

大治河西端，连接黄浦江和大治河的水闸叫西闸水利枢纽。它的南侧是六孔节制闸，北侧一孔是船闸。秋冬时节，记者登上西闸闸首看到，100多米宽的河面开阔平坦，河流两岸林尽染，黄、红、绿参差多姿，和河水的淡蓝交相辉映。

西闸站长夏建明已经在此工作了30多年，他告诉记者，建闸既可以防洪，还可以保障船舶的正常航行。“受潮汐影响，黄浦江水位一天当中变化很大，而有了这个水闸，大治河的水位就能常年保持在2.7米左右，保证通航条件。”

随着闸门缓缓打开，一艘载有12个集装箱的垃圾船从黄浦江驶入大治河，稍作休整后，这艘船舶将向老港进发，把船上垃圾送到那里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这一幕，每天要在大治河西闸上演多次。上海每天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大部分都通过这条航道进行清运。

最初，垃圾装运卸的全过程基本是敞开的，垃圾容易散落、滴漏，污染环境。2010年世博会前夕，上海开始探索垃圾密闭化运输，逐渐建成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系统。2019年7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垃圾清运也更加清洁、规范。

夏建明说，这些年来，通过西闸的船舶无数，从小吨位的木制、水泥、铁制驳船，到一应俱全的大吨位货机驳船。“通过西闸船舶的吨位也从最初的四五十吨提升到了现在的五六百吨。”

40年间，西闸的通航效率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的时候一艘船过闸要两三个小时，过往船只要排大队。通过我们采用精细化管理方法，目前船舶通过只需要三四十分钟。”在大治河西闸管理室，监控大屏显示着每一个闸门的实时画面，工作人员可以提前观察、预判、下指令。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在太快，老船闸不断“挖潜”也跟不上通航需求，大治河需要一座新船闸。经过四年建设，在西闸南侧，由中交三航局承建的新船闸于今年正式启用，

这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内河枢纽船闸。船闸按照三级船闸标准建设，闸室长350米、净宽27米，可通行最大载重1000吨级船舶，设计年货物通过能力为2900万吨。“新闻启用，将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网综合集疏运能力。”项目负责人王国柱说。

30多公里外，大治河的另一头是东闸，闸外约十公里处就是大海。东闸同样为六孔设计，在水闸南侧还设置有一条2米宽的鱼游道。“主要是为鱼洄游产卵考虑的，鱼可以通过这条小道回到淡水中产卵，40年前就能想到这些，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不容易。”上海浦东新区水闸管理署副署长陈志莉介绍。

陈志莉今年52岁，从2000年起就在东闸工作。他介绍说：“东闸的主要作用，一是控制水位，使得大治河河水水位常年保持在2.7米左右；二是挡潮水，防止海水倒灌。”

“9级以上台风来时，人在闸堤上只能爬，站起来根本没法走。”每年夏秋季节，上海经常遭受台风袭击，这也是东闸工作者每年都要面临的大考。1997年的一场台风，东闸外河水位涨到5.99米，比大治河水位高出3米多。2003年的“麦莎”台风，外河道水位也涨到5.5米。“这毕竟是一个40年的老闸，每逢极端天气我们格外重视。”陈志莉说。

再忠诚的老战士，也总有退伍的一天。陈志莉说，由于东闸距离入海口还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外河道水动力不足，存在排水不畅的隐患。下一步，东闸东移将是大势所趋。

再忠诚的老战士，也总有退伍的一天。陈志莉说，由于东闸距离入海口还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外河道水动力不足，存在排水不畅的隐患。下一步，东闸东移将是大势所趋。

40年间，西闸的通航效率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早的时候一艘船过闸要两三个小时，过往船只要排大队。通过我们采用精细化管理方法，目前船舶通过只需要三四十分钟。”在大治河西闸管理室，监控大屏显示着每一个闸门的实时画面，工作人员可以提前观察、预判、下指令。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在太快，老船闸不断“挖潜”也跟不上通航需求，大治河需要一座新船闸。经过四年建设，在西闸南侧，由中交三航局承建的新船闸于今年正式启用，

通过在基地务工的方式增加收入。2019年，该基地解决50余户贫困户就业，除分红外，还为贫困户发放工资60余万元。

贵州毕节金海湖新区在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以“绿色生态、高产高效、特色精品”为方向，以“扩面积、优结构、提质量、创机制、增效益”为发展路径，聚焦规划布局、精准选择产业，以果蔬为主导产业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2019年，新区共有种植业合作社266个，主要种植蔬菜、食用菌、辣椒、马铃薯、水果等产品，种植面积达8万余亩，销售合计26800余吨，累计创收2.7亿元。

大治中国，大治上海。大治河，你见证了！

金海湖新区：蔬菜大棚里种出致富花



金海湖新区瓜农丰收

在金海湖新区小坝镇蔬菜产业项目分红仪式上，274户农户喜领蔬菜产业“年终奖”16.4万元。

2018年6月，金海湖新区小坝镇蔬菜产业项目正式投入使用，由恒大集团援建，投资935万元，建成大棚304栋、冷库1个。项目基地引进以色列灌溉系统，通过加强技术指导、循环种植蔬菜，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民持续增收。此外，项目基地采取“产销对接”“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模式，由恒大长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恒大雨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农户除了参与每年每栋大棚保底分红1000元以外，还可

通过在基地务工的方式增加收入。2019年，该基地解决50余户贫困户就业，除分红外，还为贫困户发放工资60余万元。

文/安相、刘宁



金海湖新区部分蔬菜大棚鸟瞰

靠着一根拐杖一个药箱一颗初心服务村民40载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盖博铭、王君璐）北京市房山区东瓜地村，村口是石志利大夫的卫生站。

走进卫生站，不足20平方米的诊室干净明亮，药品分类摆放、整齐划一。最让人惊奇的是，石志利仍然用着一个木质老算盘，算盘有几处断裂，用铁丝固定着，敲打起来仍发出独特脆响。

“这是1979年老村医传给我的‘家当’。”石志利抚摸着算盘说，“这也是村民们和老村医对我的嘱托，是一份传承也是一份责任。”

年近六旬的石志利从小患有小儿麻痹，行动十分不便。靠着一根拐杖、一个药箱、一颗初心，服务村民40载。

“老师，我爬上来了”

记者看到，从工作站到药房仅有几步之遥，石志利要用10几秒时间。由于常年拄着门框，门框旁的白墙已经发黑掉皮。

“小时候，村里条件差，爸妈背着我去几十里外看病，我非常心疼他们。”石志利说，当时就想，要是能在村里看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身体的原因让石志利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时，有人敲开了他家的门。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生产队的领导拿着村民捐的钱送到我手上。”石志利回忆，村民们有的捐2元，有的捐3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队里决定，派石志利到卫校学习，学成回来后给乡亲们看病。

“我知道学医对我来说会很难，但我没有丝毫犹豫。”石志利说。

1978年底，石志利来到卫校。父老乡亲们捐的钱，解决了他短期的吃住问题，但每天上课要爬的4层楼梯，像横在他面前的一座大山。

“老师，让我自己试试吧。”石志利一只手拽着扶手，一只手拄着拐，艰难攀爬着一个一个的台阶。终于，他爬上了来。

“老师我行，我能上来。”……就这样，石志利“爬”着上完了卫校。

“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您来啦，感冒药吃完没？”一位年轻村民刚一推帘进门，石志利便大声询问。

“药吃完了大夫，再开一点。”年轻村民付了钱，拿着药回了家。

“他叫崔鹏，他们祖孙三代人都给我看过病。”石志利不仅记得全村每一位村民的名字，也熟悉他们的身体状况。周边百姓也会慕名来找他看病。

多年来，石志利还保持着一个习惯：药箱不离身。

1992年，一个深冬雪夜，石志利在睡梦中被叫醒，一家农户的孩子发烧近39度。一段平时走10分钟的路，因为大雪，石志利足足走了30多分钟。到了农户家，衬衣都湿透了。

“给孩子打了一针，守了一晚，烧慢慢退了。”等孩子好转，石志利回家时，天都亮了。

石志利说：“是乡亲们给了我学习和谋生的机会，我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再为村民服务40年”

几乎成本价售药，全年无休，有求必应……现在，石志利还为村民们做健康科普讲座，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开通了健康服务热线。怎么对村民健康有利，他就怎么做。

“不是买卖问题，是责任问题。”石志利说。

近些年，石志利出诊少了，一方面是村民健康意识提高了，有不舒服的症状都会第一时间来看病；另一方面，村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一点的病痛开个小汽车直接去大医院了。

如今，学习新知识成为石志利最渴望的事。他的书柜各类书籍都有。他还有随时随地记笔记的习惯，把一些学习感悟记下来。“我想照顾别人，就要强大自己。”

石志利说，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赤脚医生”，他的初心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服务村民，做百姓身边的贴心医生，守护村民健康。

他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把身体炼得好好，再为村民服务40年。

广告